



說卷第七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
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
矣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彦博
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彦博退
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
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

經史

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

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

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

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頰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

也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玉
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义
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
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
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
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
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
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
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
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
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
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
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
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薛收見子子
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
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
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沔

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

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
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
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
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保終榮
寵不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
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
天也人謀不藏咎矣夫

中說卷第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
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
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
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
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
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

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

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
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
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
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
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
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
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
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
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

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
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
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
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
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
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
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
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
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

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
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
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
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
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
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
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
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

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
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
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
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
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
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
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
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
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

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
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
斯成矣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

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媵也纖恡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旣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

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
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
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
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
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
如臨空谷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
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
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顙如也重而不亢目燦
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

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
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
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
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
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
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
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
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
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

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
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
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
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
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
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
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
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

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
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
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
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
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
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
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

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
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
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
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
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
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
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
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
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

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
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
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
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
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
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
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
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
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荅薛

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斃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

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
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
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
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
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
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
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
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

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
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
成諸已然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
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運也
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
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
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
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

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
請對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
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房玄齡
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
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
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讜
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
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
褒貶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

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
謂也子曰仁生於歎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
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
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
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
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灘朴散其可歸乎
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
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

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
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
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
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
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竇
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

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
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
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
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
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
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
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
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
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

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
近則求諸已也巳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
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
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
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
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
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
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
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

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
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
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
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
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
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
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
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
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

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
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
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
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
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
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
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
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
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
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
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
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
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
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
者之罪也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



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文中子曰
卷十
二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不知其政也收
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
無以爲人臣况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
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
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
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
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
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
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
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
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
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
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
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

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蔗是藜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必紹周漢

以土襲火色尚黃歎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遠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

經之義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及退則鄉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

喪祭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與人不欺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

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
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
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
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
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
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
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
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
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
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
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
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
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
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爲大
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旣燮則
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

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
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
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
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
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
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
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

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
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
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
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
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
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
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
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
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

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
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
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
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
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
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
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
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

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
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
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
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
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
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
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
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

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
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
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
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
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
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
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
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中文中子於是有

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
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
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
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
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
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
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
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
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

我思國家今遠遊京畿忽逢帝王今降禮布衣
遂懷古人之心今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
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今垂翅東歸皇之不
斷今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
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
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
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
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

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
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
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
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
風竇威河東薛叔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
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
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
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
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

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
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
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
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
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
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
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
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
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

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
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
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
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
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
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
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
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
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矣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

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

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

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又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

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
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
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
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
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
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
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
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
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

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
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
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
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
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福時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
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太原
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

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荅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主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

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微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

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
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
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
世家旣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
筭浮沉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
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
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

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
卜筮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
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
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
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
樂之器豈占筮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
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筮以謁陛下臣主感遇
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旣
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

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卽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竒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

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

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

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夬之革

兌上 乾下

兌上 離下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

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

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

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巳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旣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

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巳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

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
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
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
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
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
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
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
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
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

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
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
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
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
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
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
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
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

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鄘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

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

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往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

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

文
子
卷一
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巳酉江東平高祖之
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
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
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
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
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
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

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
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
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
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
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
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
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
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
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

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
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
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
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
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
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
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
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
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
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
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
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
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
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
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
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

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
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
寢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歿帝闈攸邈文中子之
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
爾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